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四十四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八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講筵附

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呂文仲及楊徽之夏侯嶠為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更直宿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鎮舒

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冬初御經筵

仁宗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

慶歷二年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臣按自漢世諸儒講論五經同異而尊優師傅隆禮更老親屈萬乘之尊各極一時之盛唐太宗明皇之世亦選經術之士更日迭直則顔師古孔穎達之徒為註疏以羽翼聖經斯亦人主之好尚有以啓之矣而於大人之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大道未之能發明漢世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講讀名官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而經筵之名亦未起也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

呂文仲爲侍讀未有侍講也延平初始兼置侍讀侍講矣慶歷初孫復以善春秋徵爲國子直講矣景祐中始置崇政殿說書矣然則真宗仁宗之際尊經尚賢如此所以開濂洛關閩之先而基五星聚奎之祥者乎趙師民之言善矣臣愚亦以爲先王之遺經戡亂致治之本事也古史之成敗即今日之法戒也旣嘗體玩於無事之時尤當考究於有爲之日誠非迂緩而不切于事情也且經之言用

兵者不一而足羲文作易需訟之後即受以師師言貞言健言用丈人勿用小人離言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而寛其醜類而弧矢之利盖取諸睽攸往夙吉乃繫于解以至謙豫二卦皆利行師則用兵之時首宜講易者也書斷自唐虞而舜典即載征苗之事以至胤征甘誓亦討不臣而步伐止齊干戈甲胄之屬雖湯武仁義之師所必戒慎則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書也詩文武之正小雅則有天

保采薇出車杕杜宣王中興則有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江漢常武所以訓討之嚴慰勞之厚有震驚之威而無煩擾之苦以至臨衝鉤援攻城之具執訊獲醜獻捷之禮靡不畢備則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詩也春秋大一統尊王室而以征伐之權假于方伯連帥若召陵葵丘河陽首止所以靖楚氛而振諸姬者於是乎在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春秋乎六官之典大司馬之職所掌者九伐之法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容之所以整肅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必執有罪而反也則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禮乎此固濟時救世之先圖窮理格物之本務也豈以區區元昊而足以阻帝學之勤敏乎仁宗之復御經筵如天之德自強不息不可及也

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略曰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

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按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乃天道人事變化云為相為倚伏者也聖人著之於經以昭法戒使讀之

者見聖君賢臣嚴恭寅畏保國乂民之事則肅然以敬而其為善之心更無不實焉見庸主邪臣怠忽縱肆誤國賊民之事則惕然以懼而不為不善之心更無不決焉故鄭衛之詩可録而商臣莒僕之罪特書也古人誡社之設前車之鑒方且以之檢束身心防閑嗜欲而何諱之與有觀尚書之言毋若丹朱傲毋若商王受酗于酒德則君之命臣臣之告君皆取是以相警動也趙抃言宜詳究鋪

陳其所由兆者此不但隱避之不可縱使講讀之
際懷情不盡或少加回護之詞亦未得為忠直之
士也
英宗治平元年秋詔日開經筵時司馬光奏畧曰國家
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禆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嘗開
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
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鋭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
已罷臣恐議者以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

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而已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向學儻不以身先之宗室安肯奉詔哉臣以為未宜遽罷從之

臣按學問在純一工夫忌間斷故傅說言時敏孔子言時習周頌言日就月將而子夏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古人跬步之頃未嘗不與聖賢為徒也人主之尊既異韋布惟經筵直講君臣歘洽有從容論道之樂於是而果有所得循序漸進

不亟不徐有欲罷不能之妙誠非徒以循故事塞

職業而已此司馬光所以進切直之言也

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進尚書孝經解

奏曰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文閣之南壁

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令輙於尚書諸篇中節録十篇

及孝經諸章中節録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

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録疏義進入上資聖德稽古求

治之意

范祖禹進古文孝經說奏曰伏覩國史章獻明肅太后甞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先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著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来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舘閣為古文註解一卷表上之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其正故甞

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闢省

覽

祖禹又乞置無逸孝經圖奏略曰無逸者周公之至戒

孝經者孔子之大訓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

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敝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

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

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侍

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宸為二圖序亦

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

臣按宋世崇尚孝經如司馬光文彦博范祖禹諸臣皆宿儒名德其進奏圖解先後如出一人之見而彦博欲令講官節録疏義奏入盖孝德淵徴聖言弘遠推之而愈以無窮測之而未可遽罄固宜與五經四書並列講筵者也

哲宗名王巖叟為起居舍人巖叟嘗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盖帝自臨

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絶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悅

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臣按王巖叟所論人主之三德備矣抑臣嘗以諸儒之言參考之皇極者立本者也三德者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

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此新安
陳櫟之説也三德者聖人之所以臨機制變為皇
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三德又用之得其宜平安
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強禦弗順之世則用
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此林氏
之説也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
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
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

刑新國用輕典也此臨川吳澄之説也合而論之正直者聖人之經而剛柔者又人君之德故洪範又言威福玉食三者君不可以下移臣不可以上僭所操以用夫三德者惟恐失之於姑息而有權勢下移紀綱紊亂之患也故慶賞刑威者一剛一柔之道也天命有德因而命之于是有章服之榮車馬之錫時柔而柔是亦正直也天討有罪因而討之於是乎刀鋸肆之市朝甲兵陳諸原野時剛

而剛是亦正直也春秋自桓三年以後不書王以見魯桓之惡天討所不赦不施之以殘執之刑而再三下聘失天德矣此謂太柔則廢者也然而三德之用時措之宜先之以教而高明沉潛者化其氣質之偏矣繼之以政而彊𢡟者各安其分而不至於頗僻僭忒矣天下之大一惟以正直者治之而已建極之天子可不念哉

哲宗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

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座右又摭乾興以来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目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名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

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寛仁八法以進且曰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臣按理宗時曹彦約奏言臣待罪經幄進讀三朝寶訓竊以為書之所載為目八十有八而其衿喉管轄特在於政體聽斷與夫孝德仁慈謙儉五者

而已有太祖之學故建隆開寳創業之治度越漢唐有太宗真宗之學故太平淳化與夫咸平景德守文之治比隆成康光宗時彭龜年亦曰祖宗引對臣僚莫如經筵最密在太祖朝非時召王昭素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吕文仲為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讀侍講命邢昺楊徽之夏侯嶠為之常令昺宿祕閣延訪或至中夕自此遂為故事夜直率置常員不特與究義理之微亦

欲藉之杜逆豫之隙上下數千年未有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祖宗捨此宜無大者也合二臣之論觀之宋世尊經重道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已然至於仁宗以趙元昊之叛暫輟經筵旋以趙師民之請而復御可謂知大本矣呂大防輯仁祖聖學一書以繼三朝寶訓推言祖宗家法則以事親爲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如大防龜年彥約所進奏以之參贊經幄輔翼孝治抑亦程朱

之亞歟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論經筵第一劄子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

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在涵養薫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宫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名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

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宫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第二劄子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

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十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

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内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

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
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
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
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
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寧宗初即位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
是黄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
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

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

徽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臣按經筵直講坐而論道近於古之師保疑丞之職孔孟大聖賢而不得居是任故其開陳善導不過因事敷陳而格心之效未有若伊傅周召之著也程朱之學直接孔孟之傳者也蓋嘗居是任矣程朱之言非即孔孟之言乎以孔孟之言而陳之於經筵直講之日其效亦不至伊傅周召者何以然乎夫惟用賢之不專且久也知善其言而不能用其言也哲宗以元祐元年四月名程頤為崇政

殿說書而二年八月罷之矣寧宗初即位未改元即名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八月名而閏十月內批罷之矣哲宗之用頤也久於寧宗之用熹而元祐之政亦過於慶元其於薰陶涵養以成其德性者要為未深也又况蜀朔當時朝士分為二黨之紛紜並進使熙豐小人得乘其隙而去小人之難又不如去君子之易乎又况甚之以道學之禁乎臣讀紹興元年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及寧宗名朱熹

為侍講誥可謂隆矣贈頤之詞曰周衰聖人之道不行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之識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襃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名熹之詞曰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闈詳延學士爾

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令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望直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置之本朝漢成帝時蕭望之自少府出為左馮翊後自馮翊為御史大夫詣賈誼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文帝在宣室問誼鬼神之事不自知其席之前也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如其未也豈

非其有生不同時之恨未見君子之思者哉使高宗能推其褒顯程頤之心而因其遺言而見之於行事寧宗能永其始之名熹之念而不為小人所排抑而緝熙終始講求乎大人之學其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斯易易矣

寧宗時袁說友請舉行講學五事一曰經筵講讀或有所未諭則詳為叩問不以他事而輟講不以拂意而倦聞若止循故事略無議論雖積歲累月必無益也二曰

經筵之例承以退朝入講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經筵諸儒僅了講讀不暇細繹辨論人主僅能論事不略叩問咨益講讀虛文莫此為甚願頒睿旨凡遇講日並俟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則從容敷繹以罄議論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諭則講讀之官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筵日即見講春秋通鑑三朝寶訓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輪以進講尚書明治亂安危之本仁祖訓典為後世子孫之法願增此二書以全講學之功四曰講官

內宿祖宗欲以名儒臣廣為咨問經論經理夜分乃寐意葢出此願講官直宿即賜宣對學念旣專則學力日進矣五曰古昔帝王自唐虞三代以下於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失無慮百數凡遇進講或講官宿直以古帝王時取一君命講官著論一篇陛下觀其所論善者為法惡者為戒集為一帙嘗置左右或聖意有所未諭即於經筵或夕名之時再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説不出數月古之帝王善否得失盡在目中

矣

臣按窮理格物之學惟能行之者始能言之故程朱之言尚矣然講筵事體累代舉行其閒或多作輟或尚虛文一歲之中御講筵者無幾一日之内接賢士者片時有所疑而不能辨析有所問而未暇精詳則雖以程朱之說敷陳於前亦未必聲入心通悠然理順也至於前代帝王善否得失及邊防要務則亦窮理格物之事故取寧宗說友所疏

以備經筵事體或有可採擇者要亦程子三劄及

朱子前後奏對所已言者也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劄子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

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

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

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

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

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默識矣

臣按理宗親政之初名德秀為户部尚書德秀因對即以所輯大學衍義進呈次日後殿聚講因諭德秀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拜謝而退亡何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又諭之曰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意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别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為對則見内侍捧元進第

一第二帙已在前矣理宗之好學如此而此書之義其於程朱涵養薰陶窮理讀書之言條分縷析旁引曲暢有裨聖學其效非細及明臣邱濬廣其義類補治國平天下之事於是大學之綱領條目悉具而累朝講筵必二書並進御焉

以上崇聖學講筵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四十五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九

天子之孝

崇聖學

經籍附

漢成帝河平三年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

臣按明臣王肎堂曰漢懲秦焚書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署内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至成帝時頗有散亡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嗣父之

業歆遂總會羣篇著為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此焚書而後之一厄也光武明章好文重經術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初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輛自後撰録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此則

書之二厄也魏氏採綴遺亡藏在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更著新簿分經史子集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京華蕩覆石渠文集靡有孑遺此則書之三厄也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古字拙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

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别撰七志曰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隂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受命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經典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士阮孝緒

更為七録曰經典録記傳録子兵録文集録技術録佛録道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此則書之四厄也魏孝文始都洛陽借書於齊祕府稍以充實爾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鄴頗更搜聚後周定鼎書止八千後稍增至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

絹一疋校寫既定卷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前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唐之克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小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而已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明皇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録

置脩書院于著作院又於大明宫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别之禄山之亂尺簡不藏此則書之五厄也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又詔

掺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此則書之六厄也五季之亂有國之君疆土既促日尋干戈而猶汲汲以搜訪遺書為要務後唐莊宗募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後漢令凡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周世宗於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又選常叅官三十人校讐刊正是時諸國分據皆聚典籍而吳蜀為

多宋興之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平蜀又得書萬三千卷平江南得二萬餘卷始平荆南終并兩浙皆盡收其圖書而朱載錢彌彭幹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於是羣書漸備矣太宗時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録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藏書之所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

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大清樓本補寫九年
新作崇文院成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先後
上經史子書二萬七百餘卷詔購求逸書復以書
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録為
崇文總目慶歴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
或相重亦有可取而棄不録者大觀中祕書何志
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十卷隋所藏
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歴

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歷距今未逺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摎採視舊録有未備者須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録之外别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札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從之政和中校書孫覿言頃因臣僚建白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

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詔祕書省官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從之名曰祕書總目宣和中祕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廸功郎七年祕書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

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頗多詔闈補承務郎宿補廸功郎然自熙寧以来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録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録鬻者悉市之淳熙中祕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

目類次後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校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後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中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祕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與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

多充祕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又多闕自是而宋且
不祚矣元立經籍所後更為弘文院又立興文署
以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為職宋元遺書頼以不廢
明太祖克燕首命大將軍收祕書監圖書典籍及
太常法服祭器儀象户口版籍既又詔求遺書散
民間者永樂移都北平命學士陳循輦文淵閣書
以從購書之官四出所蓄甚富正統六年大學士
楊士竒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

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来一
向于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㫖移
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
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
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詔從之然
自是而後閣臣既鮮省覈典籍又多竊取而祕府
書籍往往散逸於民間矣嘉靖中御史徐九臯建
言欲將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今貯經籍凡有不

備者行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量優賞賚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中外文僚山林碩學記著撰述有裨治理者並令搜採解送禮部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祕而又乞上于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暇時賜名見講讀侍從諸臣從容諏訪辯析經旨詔下禮部議尚書夏言覈奏仰惟皇上尊敬祖宗右文重道邇者恭建皇史宬尊藏累朝寶訓實録并列聖御製文集四書五經性

理等書及脩輯歷代全史誠帝王希世之曠典萬
世不刊之事業也今本官具奏前因具見仰贊聖
謨廣敷文治之意合俟命下移文翰林院查祕閣
所貯書籍有無缺遺不備之書備開書目行本部
通行兩京及天下撫按衙門轉行提學官員用心
搜訪凡藝文志所載歷代遺書及本朝名臣碩儒
所著文集凡有補於世教足成一家之言者一體
收採藏貯及奏請名見侍從諸臣亦是仰承皇上

緝熙聖學延見講官以備顧問之意尋得旨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茍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為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名見亦虛應也都罷是時上漸厭朝講矣而請不時名見文學之臣為忤旨故并求遺書亦報罷然不遣博雅專使而徒行提學官員真虛應耳夫以我朝之盛崇儒右文超軼前代而購書之詔希濶無聞東閣之藏蕩析殆盡將使萬世之下有遺議焉恐不可以

為迂濶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肓堂所述累代藏書卷帙多少及所以聚散之由甚具其所記書之六厄本隋牛弘之言五厄但弘上數秦厌而下不逮唐之祿山黄巢為不同耳以五季享國之促有土之偏而有購求遺書之君以有明全盛而藏書散帙購遺之詔無聞此有識之士所深嘆者也

臣又竊意購書之功莫大於漢而校書之精莫過於劉向父子漢所購先王六藝秦所燔焚壁藏口

授不至遂泯者幾希向歆所校諸經師所傳習博士之所爭辯立於學官傳之至今微則先王之遺文或幾乎熄後世非有滅籍之禍挾書之律徒以兵火之後延閣祕室之書流傳人間耳且夫獻書者可以得金得官而僞撰者比比然也苟非明理博識之士從而辨之則所謂數十萬卷之多其中豈無可棄而反録可録而反棄者又如士大夫家好書苟非其求之甚專聚之甚力則其致之也必

鮮國家非專使訪求而以文書通行外吏虛應故事則民間孰肯以書來獻者昔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善哉言乎人主而好書庶幾於求多聞學古訓之謂也求之專聚之力充牣乎天祿石渠之藏使文學侍從之士討論講習其間以備燕閒之顧問

而輔聖學之緝熙豈可以為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哉

宋神宗時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

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宫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随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閲舊史旁采小説抉擿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録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歴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悦漢紀遠矣

臣按通鑑一書其編緝之也至於十九年之久而其開局選官所同事則又光所自擇書籍則借之三館筆札則給自上方雖補外亦以書局自隨祿秩如故此從來所未嘗有者使當時程期有限則不能從容暇豫以致其精詳而官屬未備一人之精力容有未及借書人間萬不逮祕府之備書當幾易藁而後成而筆札之費或不給官有遷轉使離書局常俸之外別無餐錢則豈能抉摘幽隱計

較毫釐上下千餘年閒經緯燦然若是也若明成

祖之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兩京

六部及國子監天下郡縣學亦庶幾於漢之武帝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功矣然其采摭去取不能

免于繁冗遺漏由其急於告成其閒未能精審宣

德閒章邱廣文朱應吉疏於朝言其中去取未當

請下其議于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兼采衆説

一斷以理事不果行至今有遺憾焉載考永樂大

典一書成祖命儒臣彚萃祕閣書籍分韻采入以備檢考供事編輯者三千餘人為卷凡三萬有竒書成貯之文樓盖因學士解縉之請也明世宗又甚愛此書常以一二帙置几案三殿火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凡三四傳旨得不燬其後又諭大學士徐階選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史館重録一部以備不虞而命高拱張居正瞿景淳等校之論者謂以有明全盛之物力刋本傳世非

所不逮而未之議及今其書在内閣書庫當未散失臣愚以為此亦一代之鉅觀也宜選國子監生多録副本儒臣校對散置他所如禮部翰林國子監等衙門各貯一部庶幾可永其傳使好古之士亦有所考焉

以上崇聖學經籍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九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

天子之孝

教宫闈

臣按經言以養父母曰嚴而易家人卦謂父母為嚴君盖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斯為嚴矣正則琴瑟鐘鼓適所以為嚴也不正則終風曀霾之威虐祇為譃浪笑傲而已孝子之事親也生致其養

則夫婦共之祭致其嚴則夫婦親之此肅肅悚悚之本教也閨門燕私之際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無不敬者矣家道正而四國不順者未之有也述

教宫闈

易坤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臣按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乾稱父

坤稱母始乎夫婦而終乎父母也天地之德相共而大生焉廣生焉夫婦之德相成而正乎外正乎內夫子嘆美乾元則曰大哉乾元則曰至於乾元則曰統天於坤元則曰承天然而其為元也則一而已元之德於人為仁故乾道之仁聖人所以首出庶物也坤道之仁皇后所以母儀天下也仁與孝又一理也以臨羣臣百姓則為父母以事天地祖宗則宗子冢婦也而奉先事親乃所為宜民宜人

者也故元也者以言乎大固無所不統以言乎至
亦無所不承然則仁孝之道備於乾元坤元矣
家人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
臣按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於
正而一家之人則以二五為主疏言必須女主於
內男主於外然後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
位是女正位乎內九五剛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

也正位所以有嚴君有嚴君所以父子兄弟夫婦無不正然而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身脩則家治矣文王但曰女貞乃關雎麟趾之意夫子推原其致此者則曰由君子之慎言慎行也又明言其故於其上文曰反身之謂也然則身脩而后家齊乃可謂有家不然而家非其有也王者以天下為家王假有家即天下大順諸爻之義大率以誠信嚴威為治家之道夫子

獨於五爻申之曰交相愛也當依古註兼一家之人父子兄弟夫婦相和順為說蓋刑家内助雖非情欲之愛而少過其則則為燕昵之私而非嚴君之象必也身敬於人而人亦敬於已斯相愛在其中矣楊萬里有言以文王為君以大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大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矣

書堯典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

蔡沈傳曰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内是也盖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

臣按周惇頤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

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乎家治家觀乎身而已家人合巽離二女而成卦正合釐降嬪虞之事蓋妃匹之際正始為難且以帝女下降而使執婦道二女同居使不至於睽乖而所事之舅姑為舜之父母以此試可而治國平天下易易矣堯觀舜則曰觀厥刑而詩人於文王亦曰刑于寡妻則皆有義勝恩而非寡恩威克愛而交相愛之意此帝王治家之法也

詩周南關雎篇名其一章曰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雎鳩水鳥摯而有別在河之洲水中可居之地窈窕幽深閑靜淑女君子好逑匹也

毛萇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

上天子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朱熹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

臣按關雎一詩只性情之正四字可盡其義德如雎鳩摯而有別是后妃性情之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而所云寤寐反側琴瑟鐘

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乎則者所以形容性情之正也作詩者不過妾媵之流而能言其所以然者如此則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可知矣古者以關雎為房中之樂而鄉射燕飲亦皆用之所以使夫上自朝廷下至委巷人人聽其和平之聲而皆有以中其哀樂之節而閨房袵席之際其尤易至於悲傷淫佚者日聞此詩而起發其齊莊中正之思則亦可以無大過矣曾鞏之序劉向列女傳曰先王

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

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由鄭之說而繹之則小序之云后妃之德者其立說之偏不待辯而自明矣

小雅白華篇名

小序曰白華周人刺幽王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其一章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孔頴達疏曰言人刈白華已漚為菅又取白茅纏束之是二者以潔白相束而成用興婦人有徳已納為妻又用禮道申束之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今幽王遠外我不復答耦欲使我獨老而無子是不以潔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茅菅之不若也

臣按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徳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

興也以大任大姒而幽王之禍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蓋自古未有寵嬖並后庶孽亂宗而無亡國敗家之禍者赫赫宗周離離禾黍詩人於幽王褒姒之事言之每痛心焉而白華之詩所謂天步艱難者則已逆知其禍之必至於此也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

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吕大臨曰此章因講明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於天子后聽天下之外治内治則男女之義盡矣

臣按天子六官王后六宫各立其官掌内外之事

法陰陽之所為但以周官三百與夫人以下百二十人之數不相應故記禮者取夏官百二十為對也陰統於陽陽得兼陰宜先言六官而後六宮且六宮陰禮又皆冡宰之所掌内宰閽寺内豎之屬皆職宫寢之事九嬪世婦女御亦屬于天官固未得言内外敵應也記者因婚姻之禮而推致其極以為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故必先婦順後男教亦猶家人彖傳先言女正位乎内後言男正位乎外

也真德秀曰易言其理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周禮天官冢宰内宰治婦人之事大宰治百官對以陰禮教六宫

鄭康成注曰六宫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宫言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宫若今稱皇后為中宫也

以陰禮教九嬪

鄭康成注曰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

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自夫人以下至九御三三為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鄭康成注曰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二事絲枲之事正其服止踰侈奇衺若今媎道展猶録也緒業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

鄭康成注曰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瑶爵謂尸卒

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此三事内宰皆佐后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禮當與樂相應

賈公彥釋曰服謂若内司服褘衣以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后助祭之位按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皆有樂節

贊九嬪之禮事

鄭康成注曰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

致后之賔客之禮

賈公彥釋曰畿内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故亦致禮焉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婦正其服位

賈公彥釋曰凡有喪事内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内外之命婦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讀為準制帛之廣布制之長祭之以陰禮

鄭康成注曰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

賈公彥釋曰凡建國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謂司市所居置其敘謂胥師賈師等所居正其肆謂諸行列肆之等陳其貨賄謂有諸物皆陳列之也出其度量謂內宰佐后出度之丈尺量之斗斛及出淳之幅廣狹并制之丈八尺天子巡狩禮云制幣丈八尺又於市中祭之以陰禮祭市中之社謂婦人之祭禮也

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内人（女御）之稍食稽其功事

賈公彦釋曰會計女御之稍食又當計絲枲二者之功事以知多少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賈公彦釋曰内宰佐助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布帛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良則賞之麤則罰之以示懲勸也

會内宫之財用計夫人以下所用財正歳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宫而糾其守

鄭康成注曰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宫后之六宫謂之北宫者繫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者

上春詔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穜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之種而獻之於王

鄭康成注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

内小臣閹人之賢者為之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

賈公彥釋曰此小臣是閹人與后導道是其常也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鄭康成注曰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

后有好事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者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恩好之令以言而弔慰于卿大夫則亦如之

鄭康成注曰后于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

內豎未冠者之官名亦閽人也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賈公彥釋曰凡通小事復白也明大事待朝自復不使內豎

九嬪掌婦學古有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鄭康成注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

女史職與太史同王之掌王后之禮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

鄭康成注曰内治之法本在内宰書而貳之

逆内宮

賈公彥釋曰逆謂逆而鉤考之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考之也

書內令

賈公彥釋曰內令后之令謂書而宣布於六宮之中也

凡后之事以禮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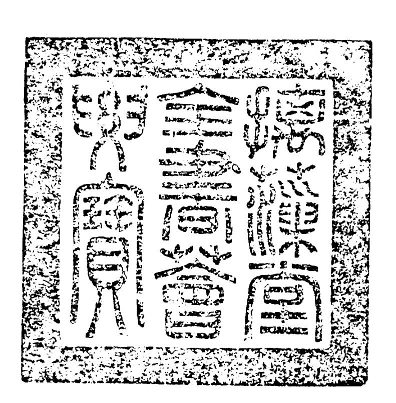
賈公彥釋曰女史執禮書以從后

臣按太宰之職重矣哉自後世言之宮闈之事宜

非外庭之所得而預也如周禮所載則不特閽寺女官隷于太宰之屬也即中宮亦秉其教而况夫人以下乎三夫人猶三公也故不列于官而嬪婦女御則內官也在三百六十之屬矣自祭禮賔客喪紀以至于衣服祿廩之細自親蠶獻種以至于絲枲布帛之功外之則中門之出入禁令內之則燕寝之尊卑次序罔不詔相聯比幾察鉤考而又有女史記事禁中而內宰則爲中宮之長而太宰

總之則其用意之深慮事之詳為法之備立制之嚴以之閑有家而定天下者豈後世之所得而及也哉夫宫闈之事固非閹寺女官之流不足以通復語言給任奔走也而閹寺女官之流若非以外庭之官為之長屬則桀黠恣肆必至于干預朝政矣然後知先王之世雖閹寺女官亦統之以治官以是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萬在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二

詳校官主事衘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一

天子之孝

教宫闈

漢成帝時許皇后與班倢伃音接予婦官也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楚共王夫人王

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倢伃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倢伃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音責齒作聲嗟賞有宣帝時披香殿名博士淖方成姓淖音泥淖之淖方成其名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

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居用反養弋向反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臣按漢髙涵于衽席女禍及宗以是始終西京亡于元后而成帝後宮尤甚班姬失寵則有秋風紈扇之詞焉可以怨者矣辭輦之事從容有禮説者

猶自以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朝廷而況于趙家姊弟乎西漢之家法蓋不足觀也已

光武帝建武二年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

十九年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

臣按世祖中興大業宜思正己正人家齊國治之義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作則垂憲以貽後人今也廢置皇后太子如弈棋然春秋之義固如是乎夫以陰氏之始敦克讓而明帝之終篤友于知其末必有媒孽之心讒慝之口色衰寵弛母愛子抱帝實為之謂之何哉

周高祖詔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

人

周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彦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悦免彦之官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

臣按人君立后體法乾坤象顯日月故后一而已

其餘則為夫人嬪婦女御未有與后並者也劉聰
嘗立三后尋致敗亡高緯嘗立左右皇后亦就淪
滅周主邕破齊之後頗知滿盈之戒毀其宮室之
壯麗者省后宮妃嬪之數司馬光以為周高祖可
謂善處勝矣它人勝則益奢高祖勝則益儉然則
節儉之道宜子孫之所率由矣太子贇素多失德
及即位即逞欲傳位太子驕侈彌甚自稱天元皇
帝淫戲無常沈湎淫佚遂殞其身其立五后也雖

百彥之亦必不能止雖徵妥固將必遂者夫劉聰則稍遠耳高緯者固其父之所取其國而滅其族者也不法其父之後宮不過十餘人之家法而為三后二后之續乎高祖既能以節儉處勝不淫於色而不知其子之弗克負荷於嚴君之義有愧乎爾也

唐太宗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

尹起莘曰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躬而亡其國今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

對

元年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二年秋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隂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六年三月以長樂公主太宗之女嫁長孫冲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高祖之女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于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嘆曰妾數聞

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折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一日上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八年冬十月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

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
十年六月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
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
所生妃嬪已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
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
立名不揚患無器用耶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
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
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

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病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曰元齡侍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邱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帝明德馬后不能退抑親戚之權而徒戒其

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宫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宫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元齡使復其位冬十一月葬文徳皇后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常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徴同登使視之徴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徴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馬后不聽封爵諸舅詔中語

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
毀觀
十一年三月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
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
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
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
行婦禮
十三年二月詔内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尚書奏

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内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没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臣按帝王家法如易詩禮春秋所載記由之則得不由之則失自三代以后之君莫盛於漢孝文帝唐太宗文帝竇皇后雖不如文德皇后之以賢特聞然其好黄老之言蓋亦有得於無為自化清淨自正之意非有側媚之私嫉妬之心也司馬遷本

紀上常衣綈衣所幸愼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不
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則其不茍於色而宮
闈皆化之矣以唐太宗之賢而正位乎外以文德
后之賢而正位乎內歴覽前史幾于不可再得也
君子以反身之義推本言之有文王而後有以見
后妃之聖有太宗而後有以見文德后之賢太宗
即位之初即有放宮女之詔二年秋以久旱復減
省如前此豈非遠鑒晉武之禍近蓋厥考之愆耶

將聘充華而知其已字則立罷之依尚書奏不以沒官口賤人補用内職資送長樂主初敕有司倍於永嘉閶魏徵之諫而入告於后后稱徵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因而厚賜之其後南平公主出降王珪之子敬直執禮於珪夫婦珪曰吾所以受公主謁見者以主上欽明動循禮法故也凡太宗宮幃之事其書於冊者大略如此而文德之賢為開基聖母既葬昭陵太宗猶悲悼不已為層觀苑

中時登望之一聞魏徵獻陵之諷即為毀觀此又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善焉夫後世言家法之不正以為莫甚於唐要之子孫之罪文德自賢后爾如太宗皇帝文德皇后合於家人之二五於夫婦之閒宮闈之際度德比義則逺過乎漢孝文竇皇后矣

宋仁宗明道二年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

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勑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

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荅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

臣按有宋世有賢后論者咸以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太祖太宗事之甚孝謹以此故宫闈世無失德夾輔幼主中外肅然臣以為母儀則善矣而刑于之義尚似闕如是以不得而不論也夫宋之諸帝固莫有賢於仁宗者矣惜乎郭后之廢吕夷簡成之孔道輔范仲淹等爭之而不能得也其後哲宗之廢孟后賢妃劉氏搆之章惇成之孟氏廢而劉氏立則雖欲如仁宗廢后而并斥美人不可得

也然而正家之義槩乎未有聞也幸而世有賢后

耳不幸而有嫉妬驕恣如光宗之李后者則婦順

不章兩宮睽隔以萬乘之尊而受制一女子自宰

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至於叩頭

引裾號泣而諫者相繼而不能得之於父子天性

之親此固家道之乖人倫之變為光宗者非無翻

然開悟之時而卒不勝其溺惑之私也善乎朱熹

之言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莫不本於

齊家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婦之别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内恩常掩義是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宫壼杜其請託撿其姻

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閫内此熹之言匪直為一時而發凡有國有家者所當奉為金鑑也

以上教宫闈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一